

黃帝內經·靈樞

歲露論第七十九

原文

黃帝問於岐伯曰：經言夏日傷暑，秋病瘧，瘧之發以時，其故何也？岐伯對曰：邪客於風府，病循膂而下，衛氣一日一夜，常大會於風府，其明日日下一節，故其日作晏，此其先客於脊背也。故每至於風府則腠理開，腠理開則邪氣入，邪氣入則病作，此所以日作尚晏也。衛氣之行風府，日下一節，二十一日下至尾底，二十二日入脊內，注於伏沖之脈，其行九日，出於缺盆之中，其氣上行，故其病稍益至。其內搏於五臟，橫連募原，其道遠，其氣深，其行遲，不能日作，故次日乃蓄積而作焉。

黃帝曰：衛氣每至於風府，腠理乃發，發則邪入焉。其衛氣日下一節，則不當風府，奈何？岐伯曰：風府無常，衛氣之所應，必開其腠理，氣之所舍節，則其府也。

黃帝曰：善。夫風之與瘧也，相與同類，而風常在，而瘧特以時休，何也？岐伯曰：風氣留其處，瘧氣隨經絡，沉以內搏，故衛氣應，乃作也。帝曰：善。

黃帝問於少師曰：余聞四時八風之中人也，故有寒暑，

寒則皮膚急而腠理閉；暑則皮膚緩而腠理開。賊風邪氣，因得以入乎？將必須入正虛邪，乃能傷人乎？少師答曰：不然。賊風邪氣之中人也，不得以時，然必因其開也，其入深，其內極病，其病人也，卒暴。因其閉也，其入淺以留，其病也，徐以遲。

黃帝曰：有寒溫和適，腠理不開，然有卒病者，其故何也？少師答曰：帝弗知邪入乎。雖平居其腠理開閉緩急，其故常有時也。黃帝曰：可得聞乎？少師曰：人與天地相參也，與日月相應也。故月滿則海水西盛，人血氣積，肌肉充，皮膚致，毛髮堅，腠理郄，煙垢著，當是之時，雖遇賊風，其入淺不深。至其月郭空，則海水東盛，人氣血虛，其衛氣去，形獨居，肌肉減，皮膚縱，腠理開，毛髮殘，膠理薄，煙垢落，當是之時，遇賊風則其入深，其病人也，卒暴。

黃帝曰：其有卒然暴死暴病者，何也？少師答曰：三虛者，其死暴疾也；得三實者邪不能傷人也。黃帝曰：願聞三虛。少師曰：乘年之衰，逢月之空，失時之和，因為賊風所傷，是謂三虛。故論不知三虛，工反為麤。帝曰：願聞三實。少師曰：逢年之盛，遇月之滿，得時之和，雖有賊風邪氣，不能危之也。黃帝曰：善乎哉論！明乎哉道！請藏之金匱，

命曰三實。然，此一夫之論也。

黃帝曰：願聞歲之所以皆同病者，何因而然？少師曰：此八正之候也。黃帝曰：候之奈何？少師曰：候此者，常以冬至之日，太一立於葉蟄之宮，其至也，天必應之以風雨者矣。風雨從南方來者，為虛風，賊傷人者也。其以夜半至也，萬民皆臥而弗犯也，故其歲民少病。其以晝至者，萬民懈惰而皆中於虛風，故萬民多病。虛邪入客於骨而不發於外，至其立春，陽氣大發，腠理開，因立春之日，風從西方來，萬民又皆中於虛風，此兩邪相搏，經氣結代者矣。故諸逢其風而遇其雨者，命曰遇歲露焉，因歲之和，而少賊風者，民少病而少死。歲多賊風邪氣，寒溫不和，則民多病而死矣。

黃帝曰：虛邪之風，其所傷貴賤何如，候之奈何？少師答曰：正月朔日，太一居天留之宮，其日西北風，不雨，人多死矣。正月朔日，平旦北風，春，民多死。正月朔日，平旦北風行，民病多者，十有三也。正月朔日，日中北風，夏，民多死。正月朔日，夕時北風，秋，民多死。終日北風，大病死者十有六。正月朔日，風從南方來，命曰旱鄉；從西方來，命曰白骨，將國有殃，人多死亡。正月朔日，風從東方來，發屋，揚沙石，國有大災也。正月朔日，風從東南方行，

春有死亡。正月朔日，天和溫不風糶賤，民不病；天寒而風，糶貴，民多病。此所謂候歲之風，殘傷人者也。二月丑不風，民多心腹病；三月戌不溫，民多寒熱；四月巳不暑，民多瘡病；十月申不寒，民多暴死。諸所謂風者，皆發屋，折樹木，揚沙石起毫毛，發腠理者也。